



畜子
新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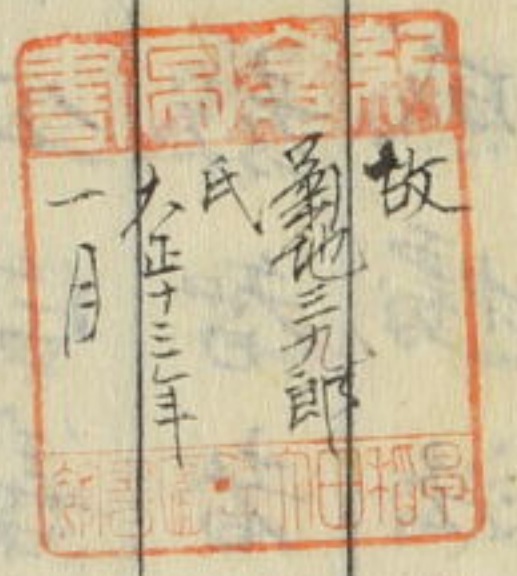
□ 13
3093



3093

口 13
3093

商子



秦衛人
新安程
榮校

卷之一

更法

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憲

世事之變討正法之存使民之道君曰代立

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長臣之行

也公孫鞅曰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

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

今吾欲
變化

今吾欲
變化

功君亟定變法之憲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之
 慮者因見毀於民語○曰愚者暗於成事智
 者見於未萌民_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
 之法曰論至德者不知於俗成大功者不謀
 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
 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
 不循於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之聖
 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
 者不勞而功成擗法而治者_吏更習而民安今若

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
 之議君願熟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
 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
 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
 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
 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
 拘禮之人_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
 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
 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
 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

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
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
事而制禮二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
甲器備名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
不必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高夏之滅
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
者未足多足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
者多怙曲學多辯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
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於
是遂出墾草令右

墾草令

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食口
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
食則必農二則草必墾矣使高無得糴農無
得糴則竄情之農勉疾高不得糴則多歲不
加樂二二二二二則饑歲無福利二二二則
高怯二二則欲農竄情之農勉疾高欲農則
草必墾矣左三
貴酒肉之價重具租令十倍其樸然則高估少
農不能喜酣醖大臣不為荒飽高估少則上

不費粟民不能喜酣醺則農不慢大臣不怠
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
則草必墾矣右四

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游居之事皆無得
為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夢見方
農民無所聞夢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
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二二二二二二
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左四

農戰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

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
虛道此謂勞民二二者其國必無力二二者

其國必削右六

善為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左六

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如以狸餌鼠必
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
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之矣右七

農戰之民十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十人
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
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

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
而官失之常官則國治一務則國富二二而
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
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
好惡使官制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
而不一辯說之人而無法也如此則民務焉
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修仁廉
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
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
至必却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好

力者以難攻二二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
二二者必危故聖人明君者非盡能其萬
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察要而已
矣左
夫農者寡而游食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夫蛆蝻
蚋蠅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
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為蛆蝻蚋蠅亦大矣雖
有詩書鄉一東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
以反之術也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
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

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累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衆力不足也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大地侵也削而不振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二二則民樸而治國之治而可正也八國作一歲者十歲強作一十歲者百歲強修一百歲者千歲強二二二者王左九

去強

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國為善每必多國富而貧治曰重富二二者強國為貧而富

治曰重貧二二者弱兵行敵所不敢行強事興敵所為為利主貴多憂國貴少憂國多物削主少物強千乘之國守千物者削戰事兵用曰強戰亂兵息而國削農高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蠶官者六曰歲曰食曰玩好日志曰行○○○六者百樸必削三官之樸三人六官之樸一人以治法者強以治政者削常官法去遷官治大國小治小國大強之重削弱之重強夫以強攻強者亡以弱攻弱者王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孔蟲官生

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此官必強
 舉榮任功曰強五虫官生必削農少商多貴人
 貧高貧農貧三官貧必削官生必削農少商多
 貴人貧高貧農貧三官必削國有禮樂有詩
 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辯國有十
 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
 必興至王國以善民治姦民者必亂至削國
 以姦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國左十
 粟生而金死而粟存物賤事者窳買者少農而
 姦勸具兵弱國必削至亡金一兩生於境內

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
 而死倉府而虛國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而
 生倉府而實強國之十三數境內倉口之數
 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上之數以言說
 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馬牛芻藁之數欲強
 國不知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衆國愈弱至
 削國無怨民曰強國興兵而伐則武爵武任
 必勝按兵而農粟爵粟任則國富兵起而勝
 敵按兵而國富者王左十二

辯慧亂之贊也禮樂淫泆之徵也慈仁過之母也任譽姦之鼠也亂有贊則行淫泆有徵則用過有母則生姦有鼠則不止八者有群民勝其政國無八者政勝其民二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右一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左一民貧則弱國富則淫二則有蟲二則弱故貧者益之以刑則富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貴言貧者富二者貧二者富國強富者貧三官無蟲國久強而無蟲者必五左二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二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二勝其地務開地勝其民者事來開左三為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沃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溪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右四用兵之道務在一賞私利塞於外則民務屬於農二二三則撲二則畏令如談說之士資在於口處士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

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高實之士資於身
故天子一宅而環身資民資重於身而偏託
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古六
民愚則智可以勝之世智則力可以勝之臣愚
則易力而難巧世巧則昂智而難力故神農
教耕而王天下師其智也湯武致強而征諸
侯服其力也左

開塞

上世親二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二
而尊官八紙

王者有繩先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則

異而所繩則一也九右

聖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則後於時修今則塞

於勢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異勢而皆可

以正左

今世之所謂義者將立民之所好而廢其所惡

此其所謂不義者將立民之所惡而廢其所

樂也二者名實實易不可不察也左九

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

右 卷之三 壹言

治國者貴民一
二則撲
二則農
二則易
勤
二則富
二紙
右

錯法

臣聞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
賞行而兵強此三者治之本也夫錯法而民
無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舉事而材自練者
功分明
二二則民盡力
二二則材自練
行賞而兵強者祿爵之謂也祿爵者兵之實
也
右三

人君而有好惡故民可治也人君不可以不審

好惡二者當罰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祿而
惡刑罰人君設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

焉
左四

夫離朱見秋毫百步之舟而不能以明目易人
鳥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夫聖
人之存體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祿者法
之謂也
四左

立本

凡用兵勝有三等若兵未起則錯法
二二而俗
成而用兵此三者必行於境內而後兵可出

也。行三者有具。此二勢。一曰輔法而法行。二曰舉必得而法立。故恃其衆者謂之葺。恃其福備飾者謂之巧。恃譽目者謂之詐。此三者恃一因其兵可禽也。故曰強者必剛。剛其意。剛則力盡。二則備。是故無敵於海內。治行則貨積。二則賞能重矣。賞一則爵尊。二則賞能利矣。故曰兵生於治而異。俗生於法而萬轉。過勢存於心而飾於備。勢三者有論。故強可立也。是以強者必治。三者必強。富者必治。三者必富。三者必強。故曰治。

強之道三論其存也。

五紙左

兵守

三軍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左弱者為一軍。此謂之三軍也。七紙右
國之所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十紙右
凡賞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約也。十一紙右
夫廢法度而好私議。則姦臣鬻權以約祿。佐官之吏。隱下而漁民。諺曰。蠹衆而木折。隙大而

墻壞故大臣爭於私而不顧其民則下離上
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
鮮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國無隙蠹矣
卷之四

賞刑

聖人之為國也一賞一刑一教一賞則兵無敵一
刑則令行一教則下聽上夫明賞不費明刑
不戮明教不憂而知民弱
夫先王之禁刺殺斫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傷

民也以禁姦止過也故禁姦止莫若重刑
二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
二故曰明刑不戮
畫策
兵用者強因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也
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凡戰者民之所惡
也能使民樂戰者王
時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
先自得者也能勝強敵者先自勝者也聖人
知必然之理必為之時勢故為必治之政戰
必民勇民行必聽之令是以兵出而無敵

行而天下朝左

黃鵠之飛日行千里有必飛之備也騏驎駉駉
每一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勢也帝豹熊而無
敵有必勝之理也聖人見存然之政知必然
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濕
制火故曰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
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相愛是以知仁義
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右

卷之五 弱民

農 豐高官三者國之常良官也農履澗地高致物官法民

三官生蠶六曰歲曰食良曰美曰好曰志曰行曰大者
有樸必削農有餘食則薄燕於歲高有淫利有
美好傷器官設而不用志行為年六五蠶成俗兵必大

四紙
右

外內

為國者邊利已歸於兵市利已歸於農邊利歸
於兵者強市利歸於農者富左六

禁使

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深淵
者知千仞之深繩之數也故託其勢雖遠必

至守其數者深必得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
離婁不見清朝日豔則上別飛鳥下察社稷
故目之見也託日之勢也得勢之至不參官
而潔陳數而物當今官恃多官眾吏官立唯
監左

慎法

夫愛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受之惡各以其是治
之至也右十一

定分

於王法令之吏皆名以其故所欲問之法令明

告之名為尺六寸符明書年月日時所問法
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
而法令之所謂也左十二

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為
治而去法原猶欲無饑而去食也欲無寒而
衣也右四

夫不待法令繩墨而無不正者千方之一也故
聖人以千方治天下故夫智者而後能知之不
可以為法民不居知賢者而後知之不可以
為法民不居賢故聖人為法必使反明白易

知名正愚知徧能知之為置法官置主法之
吏以為天下師令万民無陷於險危故聖人
立天下而無刑死者非不刑殺也行法令明
白易知為置法官吏為之師以道之知万民
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
主因治而終治之故天下大治也左

高子抄錄終

漢魏叢書

卷之三十一

新序

漢沛郡劉向著
明新安程榮校

卷之一

雜事一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弥子瑕不肖而
任事衛大夫史鮪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
史鮪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
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是不能正君
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礼置尸北堂於

我足矣。史鮒死，雷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雷公曰：「蹠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肯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鮒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右三

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右五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

願為諤。二之臣，墨筆操觚，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不如周舍之諤。二昔紂昏，二高云，武王諤，二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君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泣。」

也
古六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
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
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
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
侯大怒而逐翟黃二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
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
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
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
復召翟黃入拜為上卿

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也
秦欲伐楚使二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
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
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
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
觀吾國得矣而蓄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
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
奚恤祭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
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
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

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
馬子友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
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
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
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怡之難交兩國之歡使
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
不侵鄰國二二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
師旅整兵戎以當疆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
衆而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
之難司馬子友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

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
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
於秦君曰楚多賢臣不可謀也遂不伐楚詩
曰濟二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此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
共此樂者船人固桑追對曰君言過矣夫劍
產于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
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
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
收市租暮食不足朝食市租吾尚可謂不好

士子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
時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皆上之毛增去一
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寬容六翮亦將腹
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左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平公默然而不應焉左
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
其罪使得昇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
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陵
採薇園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
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高刻角雜

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弥
高者其和弥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
擊乎九千里絕浮雲員蒼天翱翔乎窈冥之
上夫糞田之鵠豈能与之斷天地之高哉鯨
魚朝發崑崙之虛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
夫尺沢之鯽豈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
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
意竒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
為哉右
晉平公問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

先生具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

其子文墨二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二而
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
行賄以索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
悟此一墨二也忠臣不用二臣不忠下才處
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二也姦臣欺
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
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二也國貧民罷上下
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二
在旁而君不寤此四墨二也至道不明法令
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

二也國有五墨二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
墨二小墨二耳何害乎國家哉左

卷之二

雜事二

不肖嫉賢愚者嫉智右

魏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
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
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王信之乎曰寡
人信之矣龐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
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

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罷恭自
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右二

昔者曾參之虜，鄙人有與曾參同名姓者，殺人
二，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
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
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喻墻而走。夫以曾參
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

右三

楚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而誠何如？
江乙答曰：帝求百獸食之，得一狐，二曰：子母

敢食我。也。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
帝命也。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
觀百獸見我無不走，帝以為然，隨而行。獸見
之皆走，帝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
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任之於昭
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
也。猶百獸之畏帝，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
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右四
楚人有獻魚於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尽，賣
之不售，棄之可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

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國有饑民。一十作下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一有庖宰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饑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浚幣帛，而振不足，四能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欣之，大悅。隣國歸之，故漁者壹獻魚，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

智矣。如左

所以尚乎。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矣，絲毫猶能挈石，駕馬亦能致遠。故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屋，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脩官，士夢惡則脩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神

不勝道而妖而不勝德禍福未嘗猶可化也
還車及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穢不肥幣
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
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闕市無
征沃深無賦斂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
行此令未羊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曰何故
當聖君道為而罪當死寤夢視蛇臬腐矣謁
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而不勝德
素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晉文公出田逐獸鵠入大沃逆不知所出其中

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
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沃而受之
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
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獸
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龜鼃保
深淵獸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
今君逐獸鵠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
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
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
賦斂輕祖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

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
者雖得享賜不能保也遂諱不受曰君燕歸
國臣亦及吾漁所八紙右

晉文公逐獯而失之問農夫左古曰吾獯何在
左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
指何也左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
也帝豹之居也獸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
也獸深而之淺故得諸侯獸衆而亡其國詩
云維鵠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君之
於是文公恐歸過獯武子二二二曰獵得獸

矣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獯而失之得善
言故有悅色獯武子曰其人安在子曰吾未
與來也獯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
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
公曰善還載左古與俱歸九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
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
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為功居十日扁
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
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

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
 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
 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
 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
 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
 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
 扁鵲二二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
 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者也
 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
 左九

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在州侯右夏侯從新安
 君與壽陵君同軒淫衍侈靡而忘國政郢其
 危矣王曰先生老昏歎妄為楚國妖歎莊辛
 對曰臣非敢為楚妖誠見之也君王卒近此
 四子者則楚必亡矣辛請留於趙以觀之於
 是不出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漢鄢郢之地於
 是王乃使召莊辛至於趙辛至王曰嘻先生
 來邪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於此為之奈何
 莊辛曰君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
 乎此庶人有祢曰亡羊而固牢未為遲見鬼

而呼狗未為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
亡。今楚雖小，絕長絕短，以千里數，豈特百里
哉。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
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時甘露而飲之，
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尺之童子，
膠絲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蟲蛾食，已
青蛉猶其小者也。夫爵俛啄白粒，仰棲茂樹，
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
知公子王孫，左把彈丸，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
故昼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醎，爵猶其小者也。

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啄鯉鯉，仰
奮陵衝，脩其六翮，而陵清風，庶搖高翔，一舉
千里，自以為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者選
其弓弩，脩其防翳，加繒繳，其頸投乎百仞之
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殛。故朝遊乎江
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蔡侯之
事故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經乎巫山，逐
麋鹿，圍麋鹿，強谿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園，
溢滿無涯，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子孫受令，道
玉卮，以淮水填以巫山，庚子之朝，纓以朱絲。

臣而奏之乎宣王也蔡侯之事猶其小者也
 今君王之事遂以左州侯右夏侯後新安君
 與壽陵君淫衍侈樂遊娛馳騁乎雲夢
 之中不以天下與國家為事不知穰侯方與秦
 王謀實之以繩厄而投之乎繩塞之外而字
 襄王大懼形體掉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為
 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
 右十

魏

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
 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

其裏尽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錢布
 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
 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
 其裏尽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
 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
 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所以賀我也紙右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辨曰無鹽女其為人也白
 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
 出鼻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衛嫁不
 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



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
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
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
聞之莫不擗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
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為寡
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
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令夫人不
容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高能宗
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
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

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
宣王大驚立竊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
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
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二二如此者四宣
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
也而有德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三國
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
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
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
黃金白玉琅玕龍蹠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

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偽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湏，以夜繞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筵，外不備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二二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二二二二。樂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闢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叔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為

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紙廿

卷之三

雜事三

若以桀詐桀，猶有辜焉。若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繞沸，若羽蹈烈火，入則焦，沒耳夫又何可詐也。右二

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宝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為燕王，是為燕昭王。二二賢即位，昇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破燕，孤

極知燕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
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
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
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
遣之三月得千里馬二已死買其骨五百金
及以報君二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
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况
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二今至矣於
是不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
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

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
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二王
吊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
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
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策得賢之
功也加紙
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左
語曰尊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
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之
道也右

義者不毀人以自益左六

諺曰仁不輕絕知不簡功二二棄大者仇也輕

絕厚利者怨也右七

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終右九

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右九

忠無不報信不見疑右九

諺曰有白頭而新傾蓋而故何則知与不知也

右十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

左十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管

由為仇讐朱象管蔡是也右十一

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右十二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衆無不

接劍相斲者何則無因至前也右十二

盛飾以朝者不以私汗義砥礪名蹄者不以利傷

行右十三

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臨朝歌墨子回車右十三

卷之四

雜事四

管仲言齊桓公曰夫疆田初邑闢土殖穀尽地

踵
之利則臣不若寧戚請置以為田官登降揖
讓進退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為大行蚤
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
死亡則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為諫臣決獄
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弦寧請
置以為大理平原廣囿車不結軌士不旋踵
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則臣不若王子
成甫請置以為大司馬君如欲治國強兵則
此五子者足矣如欲霸王則蔑吾在此夫管
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

踵

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詩曰濟二多士
文王以寧桓公其似之矣右一
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
士者也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群臣不爭
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
士則人主尊左
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察右三
昔者趙之中年殺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
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
誅中年之罪而城自壞天助也君曷為去之

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君子不棄人於利不
 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
 降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襄子
 遂滅知氏并代為天下彊本由伐中牟也如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旌旌右執鸞刀
 以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
 禍是以使君王時焉辱到弊邑君如憐此喪
 人錫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
 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
 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

還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
 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斯役死者數
 百人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
 聞之古者盍不窳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
 君子重禮而賤利也要其人不土要其士人告
 從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蓄之
 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鄭者至
 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
 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
 強者戒之弱者戒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

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犇走欲度。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莊王之謂也。右五

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左

言之易，行之難。右七

梁大夫有宗就者，嘗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

人^力劬數灌其瓜。二美楚人竄而稀，灌其瓜。二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賢已，因往夜竊摘梁亭之瓜，皆百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具尉，亦欲竊往報摘楚亭之瓜，尉以請宗就。二曰：惡是何可，搢怒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福之其也。若戒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向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且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往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

悅曰具以聞楚王三二怒然愧以意自閔也
告吏曰徵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
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
則祝梁王以為信故梁楚之歡由宗就始語
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以
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効哉右紙
梁嘗有疑獄群臣爭以為當罪羊以為無罪梁
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
必有高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二吏
爭以為當罪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

罪

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
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
也其沃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
金王曰徑與色沃相如一者千金一者五百
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信是以
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
梁國大悅由此觀之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
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
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
宜厚之而可耳右紙

桓公與管仲鮑叔咸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為寡人祝子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東縛而從魯也使甯子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時必不驕矣故

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為何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墟野人曰郭氏者善二

惡

而惡桓公曰善二而惡二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二不能行惡二而不能去是為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為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一紙

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右三

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且召問之曰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為公家隸臣得而為公家

擊磬石臣不睹臣毋得而為公家擊磬石臣不睹臣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為舍市而睹之意欲賤之無貶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

宗康王時有爵生鸛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宮地斬社稷而焚之曰威嚴伏地鬼神罵國

老之諫者為無頭之棺以示有勇割偃者之皆鏗朝涉之暍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兒侯之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為不可祥反禍臣向愚以鴻範傳推之宋史之占非也此黑祥傳所謂黑昔者也猶魯之有鸛為黑祥也屬於不謀其咎急也鸛者黑色食爵大於爵害爵也擢擊之物貪叨之類爵而生鸛者是宋君且行急暴擊伐貪叨之行距諫以生大禍以自害也故爵生鸛於城陬者以危國也明禍且害國也康

王不悟遂以滅亡此其効也十五左

卷之五

雜事五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
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
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
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黃帝嚳學乎赤松子
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跖禹學乎西國湯
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穀時子斯武王學乎
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

王

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
傳乎于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
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
也右紙

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
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
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啞使其心可以
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
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
學者矣右二

里鳧須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
亡於晉里鳧須竊其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及
國立為君里鳧須造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
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鳧須邪曰然謂
鳧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
里鳧須二二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二三
者言悖君意沐邪何悖也謁者復文公見之
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寶貨而逃我謂汝猶
有面目而見我邪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鳧
須曰然君及國二之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

若汝也

之羊乎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鳧須
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鳧須矣君謂赦鳧須
顯出以為右如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况
有輕於鳧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明日
出行國使為右翕然晉國皆安右三
明主任計不任怒聞主任怒不任計二勝怒者
強怒勝計者亡右四
寧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高旅
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
夜開門辭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眾寧戚

餘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畜歌桓
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
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曰
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內
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
之辭臣寧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
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
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
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
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爲卿當

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右四
儒者在奉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左六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二二曰先生之衣何其
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王曰可得而
聞耶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
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
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
人以甲臣竊爲大王不取也意者爲其義耶
甲兵之事析人之首剗人之腹墮人城郭係
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爲其貴耶苟憲

害人二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二亦必慮危
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為大王無取焉荆
王無以應也昔衛靈公問陳孔子言俎豆賤
兵而貴禮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荆王惡
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荆王喜之所以屈於
田贊而危其國也故春秋曰善為國者不師
此謂也右

孔子侍坐於季孫二二之寧通曰君使人假馬
其與之矣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
假季孫悟告寧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

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
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
矣可不慎乎左

獨視不如與眾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眾聽之
聰也右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
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
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
欲進善言謁者不通罪當死右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二二待之無以異

宗玉讓其友二二曰夫董桂因地而生不因
地而辛婦人因^媒謀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
王未耳何怨於我宗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
兔曰東郭魏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
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
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
縱縲則雖東郭魏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
躡迹而縱縲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
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

二二二
紙十三
左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
將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
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
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
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獨日瀋而
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十
里心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
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
哀公曰心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
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

用何書其言為遂去之燕二立以為相三年
 燕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
 為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
 其後何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二二
 二二爰得戎所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
 此之謂也十四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
 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
 塵垢百舍重趂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
 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好龍。鈎以

也葉公子高好龍

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
 聞而下之窺頭於藩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
 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
 也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非好士故
 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
 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敢託而去十五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
 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
 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

將使我哉。而老子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席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遂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灌_二小子_一。蹠_二言_一。老夫欲_二盡_一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懲。詩曰。壽昏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紙十六

齊有問丘印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

後

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問丘印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為聖人師由此觀之印不肯耳年不祖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駘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隨顛而復可用耳問丘印曰不然夫又有所短寸有所長驂騮綠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驪馳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驪馳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捷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

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鏷，使之與管
 豪決目出，眩其未必能過管豪也。由此觀之，
 華髮墮顛，與邛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
 言，何見寡人之晚也？邛對曰：夫雞豚謹護，即
 奪鐘鼓之音，雲霞克咽，則奪日月之明。諛人
 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諧言則退。
 甯得進乎？宣王折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
 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
 之不如矣。此之謂也。左六
 荆人不知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

曰石也。王以和為謾而斲其左足，厲王薨，武
 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二使玉
 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為謾而斲其右足。武王
 薨，共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
 夜泣，及而斲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
 天下刑之者衆矣，子刑何哭之悲也？對曰：室
 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
 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
 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斲者不可屬，何
 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室焉。故名之。

卷之六

刺客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繼靡，
 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群臣相持歌曰：
 江水沛二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
 薄亦大兮，又曰：樂兮二，四牡蹕兮，六轡沃
 兮，去不善而從善，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
 拍然而作，唾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
 如天下之有日也。日有之乎？日亡，吾亦亡矣。

湯

於是接履而趣，遂適湯。三立為相，故伊尹去
 官入殷。二王而夏亡。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鐘
 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
 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高臺。王曰：若何？
 曰：臣聞天与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
 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
 方八千里，尽王之地，不足以為臺趾。古者堯
 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
 伐諸侯，各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

千里乃足以為臺趾林木之積人徒之眾倉
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
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
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左一
魏文侯見箕季具墻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為不
築對曰不時其墻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
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少焉日晏進
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
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
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

季而得四焉其墻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
奪農時也墻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
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
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
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
食之養也古四紙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糲無得以粟於是倉
無糲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糲更以
為費請以粟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
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

為鳥獸。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且
示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
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
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鄙之糝，不害鄙之
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何損。鄙民聞之，皆
知私積與公家為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左五

卷之七

節士

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左二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室劍以過，徐君二二觀

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
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
君死於楚，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心之曰：此
吳國之室，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
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
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
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傷心，盧者不
為也。遂脫劍致之嗣君。二二曰：先君無命，孤
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

金劍帶丘墓

右四

許悼公疾瘡飲藥毒而死太子心自責不嘗藥
不立其位與其弟緝專哭泣啜粥啞不容
粒痛已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左四

晉獻公太子之至雷臺地繞左輪御曰太子下
拜吾聞國君子也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
不行返字舍御人見太子三三曰吾聞為人
子者尽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
安今吾得國是君先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

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
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拜其聲非君欲
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殺行之殆
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心之曰夫襪
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
戒孽禮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
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徒僻心棄
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
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襪祥而忘君
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狹

偽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邠之大者也
而使我行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
君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蛇祥猶惡之至
於自殺者為見疑於欲國也己之不欲國以
安君亦以明矣為一愚御過言之故至於身
死廢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矧一節
之士也六紙

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為身也救急除害非為名
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七

昔者有醜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

冷

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
二二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九

懷王子頃襄王不知群臣諂誤懷王不察其罪
及聽群諛之口復放屈原二二疾聞王乱俗
改二黑二以是為非以清為濁不忍見于世
將自投於流漁父止之屈原曰世皆醉我獨
醒世皆濁我獨清吾獨醒之新浴者必振
衣新沐者必彈冠又惡能以其冷二更事世
之嘿二者哉吾寧投淵而死遂自投湘水汨

羅之申而死十三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執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為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二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銜鑕刎頸而死于廷中君子聞之曰真夫法哉孔子曰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

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左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子推無爵齒就位觴三行子推奉觴而而起曰有龍矯二將失其所百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尽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為子爵以待旦之朝也吾為子田與河東陽之間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處士不受也文公曰使哉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

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為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為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為之避寢三月嗚呼暮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紙十四右

縣名為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

積正也

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時者其德不厚志与天地疑者其為人不祥左十六

君子不為危易行左十九

蘇武者故古將軍平陵侯蘇建子也孝武皇帝時以武為移中監使匈奴是時匈奴使者數降漢故匈奴欲降武以取當單于使貴人故漢人衛律說武二不從乃設以貴爵重祿尊位終不聽於是律絕不与飲食武數日不降又當盛暑以旃厚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

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

望終不屈。境稱曰：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為父
 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鐵鉞湯鑊之誅，而
 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匈奴亦由此重
 之。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
 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蘇武之謂也。匈奴始言武死，其後漢聞武在，
 使二者求武。匈奴欲慕義歸武，漢尊武以為
 典屬國，顯異於他臣也。右九

卷之六

義勇

宗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為魯

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宗二閔公博婦人
 在側，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
 美天下諸侯，唯魯君耳。宜其為君也。閔公矜
 婦人妬，因言曰：爾魯之囚虜，爾何知萬怒？遂
 搏閔公頰，齒著於口，絕吮而死。仇牧聞君死，
 趨而至，遇萬於門，携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
 而殺之，齒著於門隘。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趨君之難，顧不旋踵。左
 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冕之服。右三
 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

則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古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
 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
 使宮人与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
 及懿公於滎汜殺之尽食其肉獨舍其肝弘
 演至報使於肝罍呼天而號尽哀而止曰臣
 請為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
 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
 可不在於是救衛於楚丘左五
 下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北之國君辱

之及母死三年冬与魯戰下莊子請從見於
 魯將軍曰初与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
 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
 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
 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
 曰毋没尔家宜止之請為兄弟莊子曰三北
 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
 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下孝不終
 也左六

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右三

隣之強君之憂也右四

翼之北右五馬之所生也右五

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子胥出亡挾弓而盪

大之具勇之為是而欲興師伐楚子胥諫曰

不可臣聞之君子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

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

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

公不示於是拘昭公於郢數年而后歸之昭

公濟漢水沉璧曰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為

前列楚人聞之怒於是興師伐蔡二請救于

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

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興師伐

楚遂敗楚人於柏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也

故春秋美而褒右六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為嚴刑峻法易古三

代之制度怨大臣不從於是召衛鞅甘龍杜

摯三大夫御於君憲世事之變計正法之本

使民之道君曰代位不己社稷君之道也錯

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更法以教民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若亟定變法之慮行之無

吾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疑殆無
顧天下之議。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負非於
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謗於民。語曰。愚者暗
成事。知者見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
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知於俗。成大功
者。不謀於眾。法者所以愛民也。礼者所以便
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治國。不法其故。苟可
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
聞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
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安之。今君變法不循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
下之議君。願君孰慮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
者。世俗之所知也。常人安於所習。學者溺於
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以論
於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五五霸不同
法。而霸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礼不
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
不足與論治。君無疑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
法。功不什不易器。兩作臣聞之法古無過。循礼無
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

法帝王者不相復，倘禮之循，仗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二法兩定制，令各宣甲兵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之王也，不循古，殷夏之滅也，不易禮。然則，上古者未可非也，循禮者未足多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知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之議，人心不疑矣。於是孝公違寵韓之善謀，遂從衛鞅之過言，法嚴而酷，刑

深而必守之。以公當時取強，遂封鞅為留君。及孝公死，國人怨高君，至於車裂之。其患流漸，至始皇赤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刻無恩之所致也。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絕絕而霸，秦夏嚴暴而已。漢王重仁而帝，故仁恩謀之存也。左六

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右九

兩帝相與鬪，而駑犬受其弊。左十

敵不可假，時不可失。左十一

語曰：彊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左十五

暗

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在秦
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
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
之趙見已何秦之畜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
具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
樞機之發問不及旋踵
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大國受福有敗小
國受福

卷之十 善謀下

項王噫噫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

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响二人疾
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印刻經
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
夫臣與王豈可同日道哉
鄼食其蹄鄼生說漢王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
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
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
兩雄不俱立
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今天下安
定以愛幼欲易太子骨肉間雖臣等百餘人

何益呂況強要曰為我盡計留侯曰此難必
 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
 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年
 老矣皆以上慢侮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
 然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
 為書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固請宣來
 三以為容時二從入朝令上見之二二即
 必異問之二二上知此四人亦一助也於是
 呂后令況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二
 三至舍呂況所至十二年上從破黥布軍歸

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
 事太傅叔孫通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佯
 許之猶欲易之乃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
 太子皆年八十有餘鬢眉皓白衣冠甚偉上
 怪而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名言其姓名上
 乃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
 吾兒游乎四人皆對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
 義不辱故恐而亡匿聞太子為人子孝仁敬
 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來耳
 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起

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為欲
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
而主矣戚夫人泣下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
楚歌二曰鴻鵠高蜚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
絕四海二二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
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嗷啼流淚上起去罷酒
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召四人之謀十七左
和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十三左
夫神蛟濟於流而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十五左
盛之有衰也猶朝之必暮也十六左

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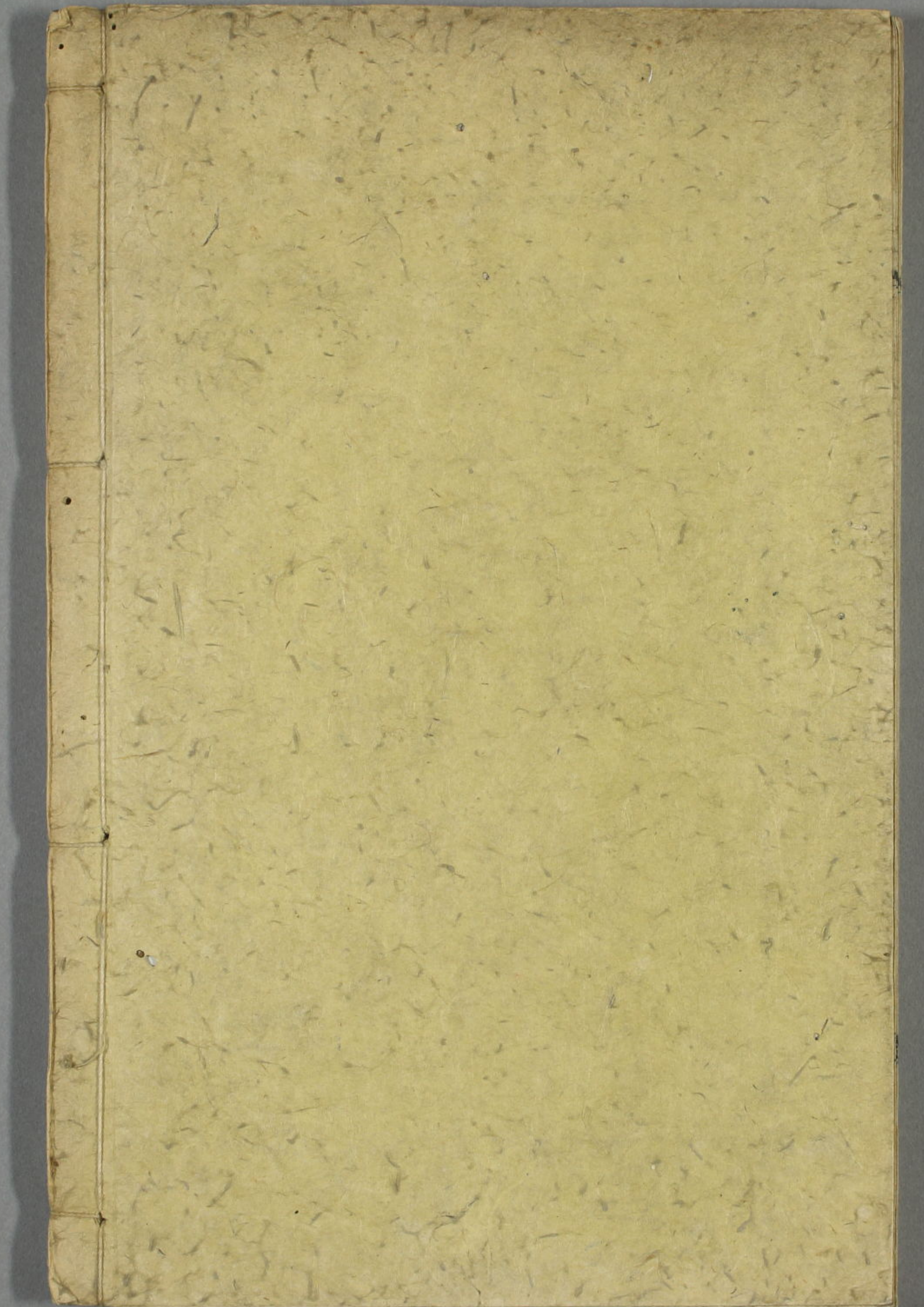
夫草木之中霜霧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
以避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亂十八左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The text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and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thin vertical lines.

Red square seal impression with archaic characters.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a note.

Fragment of a paper strip or label at the bottom edge of the page.



商子新一